

I 378.15

J 23a

5

# 纪伯伦全集

第五卷

李玉侠 郢溥浩 伊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A0925946

# 玫 瑰 书 简

(1908—1931)

李 玉 侠 译



## 译者前言

《玫瑰书简》原名《纪伯伦情书集》，收纪伯伦一九〇八至一九三一年间给他的美国女友玛丽·哈斯凯勒(1873—1964)的一百八十余封情书。阿拉伯文《纪伯伦情书集》的编者为了使读者对纪伯伦和玛丽的关系有比较全面的了解，特意挑选了玛丽的一部分书信和日记穿插在纪伯伦的大量书信中，还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几段按语。纪伯伦给玛丽的每一封信都有标题，这些标题也是原编者拟的。

一九〇四年，纪伯伦得到一位美国摄影家的帮助，在波士顿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举办了一个自己的画展，玛丽参观了这个画展，非常欣赏纪伯伦的“精神伟大而面积狭小”的绘画。她找到了躲在展室角落里的纪伯伦，鼓励他要有信心，要振作精神。她认定纪伯伦一定会获得成功，从此二人频频接触。她提出帮助纪伯伦去欧洲学习，并鼓励他用英文写作。一九〇八年，纪伯伦接受了她的资助，去法国巴黎艺术学院，在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指导下学习。一九一〇年，他学习结束回到波士顿。同时，他在玛丽的帮助下用英文写作也获得了成功，两年后，他移居纽约。

玛丽成了纪伯伦事业上的挚友，生活上的知己，她陪伴着他度过了在美国最困难的时期，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。虽然她拒绝了纪伯伦的求婚，嫁给了别人，但是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纯洁感情是永存的。纪伯伦成为著名的作家、诗人和画家，是

和玛丽的无私奉献、大力支持分不开的。他们之间的大量通信和玛丽的日记，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生活、学习和交往的情况，他们离别时的思念、相聚时的欢乐，以及他们畅谈过的各种问题。

这部书信集末尾的《纪伯伦遗嘱》，是纪伯伦当着亲属的代表以及阿卜杜·麦斯哈·哈达德、努埃曼和七位了解他情况的美国妇女的面口述的。他指定阿卜杜·麦斯哈·哈达德负责把遗嘱放进保险箱封存。

遗嘱经法院公证，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，距立嘱人去世的日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。在纪伯伦去世的前三天，努埃曼发现遗嘱的原件由居住在纽约的埃德戈尔·萨贝尔保存着，复印件由纪伯伦住在波士顿的妹妹玛丽雅纳保存着。

据努埃曼回忆，纪伯伦的遗产总价值为五万三千一百九十六美元，但是在“经济危机、房地产和股票跌价”之前，遗产的总额大约八万至九万美元。

译者

一九九八年九月

# 第一部分

## 在 乡 村

(1908年10月2日)

亲爱的玛丽：

在一个乡村里，我和两位亲密的朋友促膝畅谈（其实是闲聊），他们是我的同胞，又是一对夫妇，生活优裕而又简朴。丈夫胸中跳动着一颗伟大的心，妻子神采奕奕。他们都喜欢诗歌。他们的家园一片葱绿，不论是谁见到都以为它是一个被分成两部分的大花园。从远处望去，一间间房屋仿佛是镶在天鹅绒地毯上的珊瑚。

我画画，确切地说是一个心眼儿地画画。我想，只要孜孜不倦地努力，就会获得令自己满意的绘画技巧，就能开阔视野，这个想法太好了。我常常不情愿地放下画笔，像个孩子似的强迫自己去睡觉。

亲爱的，难道你不记得我是通过听觉渐渐了解人和事的吗？不是吗？声音最先传入我的灵魂。

亲爱的，现在，我改变了，通过视觉渐渐了解人和事。很显然，我记住的是人和物所具有的外形和色彩。

哈利勒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纪伯伦，他的全名是纪伯伦·哈利勒·纪伯伦。

## 全是她的功劳

(1908年10月10日)

我的心上人玛丽：

身上爽快，头脑活跃，精神也好。我发自内心地祝福你，我要告诉你，放在你那儿的画品和肖像画全归你所有。光阴似箭，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。我诚恳地再向你说一遍，我在巴黎这里创作的一切画像、画品也都归你，你有权自由处理它。我说的这席话，好像是长者的遗言，但是，它确实是我的真诚愿望和情感的表达。

我希望自己能多活几年，能为你创作出更多更成熟的作品。我也希望能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对你说：

玛丽的恩惠使我成为一名艺术家，

玛丽的挚爱又使我成为一名画家。

夜深了，邻居们都进入了梦乡。对面作坊里的那位嗓音柔和的女工也没声了，我听不见她唱的那首动听的俄罗斯歌曲了。

寄去我对你的美好祝愿！

哈利勒

## 生活的烟雾

(1908年11月8日)

最亲爱的人儿：

枯燥乏味的生活使我心情沮丧，每当这时，我就阅读你的来

信。每当“自我”被烟雾包围时，我就捧着你的来信贪婪地读着。你的信使我想到我这个实实在在的“自我”，使我能够剖析自己，让我自己脱离丑恶和龌龊——脱离生活的苦海——尘世啊，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避难所。我灵魂的避难所是一片森林，我生活在这片森林里，深得你的同情与关怀。

现在，我正和颜料奋斗，苦得很呐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中有一个将会获得成功，我似乎听到了你那甜甜蜜蜜的声音在说：“哈利勒，你对画画还有要说的吗？”

我把自己的灵魂倾注在颜料中，我专心致志地作画，我的山峰遮住了西下的夕阳，它吻着绚丽多彩、五光十色的晚霞。学院的权威人士说：“不要给完美锦上添花。”我的灵魂悄悄地说：“如果我要作画，那我就画完美的东西，一定把它蕴含着的美画出来。”

亲爱的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是迎合权威，还是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满足？这些受尊敬的艺术专家们洞悉一切，但是，灵魂是最亲近的。

夜深了，我很疲倦，要上床睡觉了。然而此时的我被那些理不清的思绪缠绕着，心情很沉重。

晚安，宝贝儿，上帝赐你幸福。

哈利勒

## 圣 诞 之 夜

我亲爱的玛丽：

上帝使你如意，亲爱的……平凡人的情操是高尚的。耶稣唤起的精神永垂不朽，他唤醒了你内心的真诚，使你为自己的一切感到莫大的欢乐。

也许圣诞节你过得很幸福，很欢乐。但愿年复一年你都能像这样生活在平静、安谧之中。

但我只想你一个人，我一想到你，生活就放射出光彩，就硕果累累。

吻你的手，善良的玛丽，你的品德高尚。

吻你的手，是我这个心力交瘁的人的幸运。

哈利勒

## 我失去了爸爸

(1909年6月23日)

亲爱的玛丽：

我失去了爸爸，他去世在六十五年前他出生的那个老宅子里。他寄给我的最后两封信使我潸然泪下。他躺在灵床上还祝福我，为我祈祷，然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尽管我明明知道爸爸已经永远离开我长眠于地下了，但我仍抑制不住死别的悲哀，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。我感觉到死神那沉甸甸的手向我身边伸过来，使我依稀地看到了那黑暗的过去。爸爸、母亲、哥哥和妹妹活着的时候，他们对生活充满希望，冲着太阳微笑，可现在他们又都在哪里呢？在什么地方呢？

他们居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都住在一起？他们是否仍未忘掉那早已成为过去的往事？他们居住的地方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近还是很遥远呢？

亲爱的，我知道，他们还活着，仍然过着由庄严而崇高的美制约着的永恒的生活。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。

裹上七层殓衣,也不见得能遮住他们正视现实的视线。他们已避开了那些花言巧语的人,摆脱了灵魂的欺骗者。我体会到了这一点,但是我的心仍然非常痛苦、难过。

哈利勒

## 我的快乐

(1909年6月25日)

心爱的:

你是我的快乐,我的安慰。你在夏威夷,你在太阳岛,你在这个星球的另一边。你的白天正好是巴黎的夜晚,你属于另一个大洲,但是你仍然是我最亲近的人。

只我一个人时,你就来和我相伴——我看见你时是这样的——傍晚,你我相会,你坐在桌子前,面对着我。你讲话,我聚精会神地倾听。过一会儿,我又看见你在另一座山上,不是在这个世界上,也不是在这块土地上。

我的日记本上写满了我对现代艺术家们的看法和评价,还记着他们大家的看法和言论,这些看法和言论各有千秋。卡利的画真令我陶醉,画中的人物有的坐着,有的站着,全被烟云笼罩着,朦朦胧胧的。这些人物表达出了别人画中的人物表达不出、只有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<sup>①</sup>的画才能表达出来的语言。

卡利了解人的面孔和手的秘密,熟练地把握住了它们的纵深、横竖的构成轮廓。他的生活之美不亚于他的艺术之美。他

---

<sup>①</sup> 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(1452—1519),意大利著名画家。

遭受过磨难和痛苦。然而，他通过绘画语言把内在蕴藏着的痛苦表达出来。他知道泪花中闪着光，一切事物都在泪水中化解。

我挂念着夏威夷的群山和峡谷。

吻你的手，我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，亲爱的。

哈利勒

## 相 见

(1910年10月31日星期一)

我亲爱的：

我已如期到达纽约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！我多么想立即就见到你，我一心想着你。

我非常兴奋，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。

明天傍晚，我就到了波士顿。

请给我写信吧，我的心渴望见到你那张美丽的面容。我真想见到你，特别想你。

啊，现在，你可离我近了。

哈利勒

## 纪伯伦日记

从她的日记中，我们了解了她。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，我给她写了一段词不达意的话，这段话前后自相矛盾。

但是,正如她说的,独居是孤独、痛苦的。因此,必须用感觉和思考来排解它,这需要有耐心和毅力。在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同时,探知了宇宙间高深莫测的奥秘。

她说过:接受这样的事实如同晴天霹雳一样。

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她说过:

“哈利勒从巴黎回来以后,常常同我一块儿进餐。他和朋友、同事互不往来,这种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。”

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她还说过:

“他离开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以后又回来了,他去那里是为进一步钻研、锤炼自己所钟爱的艺术……他为开拓自己的艺术视野而高兴。”

我们一周见两次面,有时多些。

## 《让遗忘冲淡过去》<sup>①</sup>

让遗忘冲淡过去吧。忘掉过去,换上现代光辉灿烂的思想……他给她讲了一个已经过去但仍留在幻想中的故事。过去的岁月已经随他的爸爸长眠于地下了,那是一段斑痕累累的忧伤的岁月。

这个家庭的生活贫寒、清苦,爸爸酗酒。这个家就靠这个酗酒的爸爸支撑着,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。但是,他从母亲那儿却能得到安慰。母亲用慈爱来保护她的子女。在纪伯伦的记忆里,爸爸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,他只记得爸爸入过狱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纪伯伦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短文。

让遗忘冲淡这段令人痛心、令人辛酸的岁月吧，他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娓娓动听、用幻想编织起来的故事。

那幼狮、广阔的森林、绿油油的草地和肥沃的土地统统留在他的记忆里了。

他讲这些事是为了给黑暗而又痛苦的生活增添绚丽迷人的光彩，用光明照亮黑暗，也是为了不让“她”再悲伤、忧愁。

## 玛 丽 日 记

(1910年12月7日)

“这段文字反映了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黎巴嫩那个住所的梦幻。”

夜里，他讲述了自己的家史。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大主教，名叫伊斯塔瓦·莱哈曼。他精通希腊语、拉丁语、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。他口齿伶俐，能言善辩。他的声音凝重悦耳，他喜欢唱歌。

外祖父有七男三女，纪伯伦的母亲卡米勒是他最喜爱的小女儿，他亲昵地叫她“上帝送给我的心肝儿”。哈利勒出世以后，他格外喜爱这个小外孙。

外祖父在世时拥有村庄、庄园和葡萄园，然而他去世后家境萧条，日趋贫寒，财产罄尽，家业衰败。

纪伯伦的祖父则是一个乐天派，对世间的冷暖淡然置之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他有钱有势，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财主，然而他从不吃喝玩乐。他爱运动，头脑聪明。他饲养狮子，为驯养它们费尽了心血。

人们敬仰他的为人，赞美他的人品，人人都尊重他。

## 水 酒 交 融

(1911 年 1 月)

是的,可爱的玛丽!星期六晚上,我沉醉在交响乐里,如同水和酒交融在一起。这是因为我听了伊莱曼的精彩演奏,感觉到自己已经产生了一种欣赏音乐的强烈愿望。晚会结束后,在你的影子的陪伴下,我休息了一会儿,然而我的心已经陶醉了。

玛丽,心爱的玛丽,在这宁静的夜里,也只有你才向我喷吐芳香,喷吐发自内心的温馨的芳香。只有这时,我才能准时地、安安静静地干工作。只有我心情快乐了,我才乐意干自己的工作。

## 玛 丽 日 记

(1911 年 1 月 10 日)

——他想为我画像并不难。

“亲爱的,因为你已经把我迷住了,你占据了我的心。”

画像对他来说并不难——因为这是他的最大心愿——我也有在夜间请人画像的想法,因此我们不谋而合。他遂愿了,开始挥笔作画,我坐在自己的小凳子上小睡。只用了半个小时,他就把我的面部轮廓、线条勾勒出来了。他自己很满意,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。他那乐此不疲的样子也感染了我,我也为此高兴起来。稍停片刻,清晰的线条就描画出来了,从画像中我的面部表

情上可以读出我的整个内心世界。

## 玛 丽 日 记

(1911年3月24日)

“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的身世，他谈爸爸，谈母亲，说出的话有些言过其实。”

玛丽：“你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
纪伯伦：“是我掉进水里又被救上来……是这么一回事：我家院子里有一个喷泉，当时我正在玩‘阿里’牌大皮球，不小心皮球掉进水里，我也随之掉进去了。他们说：‘你当时还不满两岁半。’

“我爸爸偏爱我那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彼得，我不在乎。爸爸爱我母亲，母亲也向他付出了强烈的爱，并很尊重他。要说互相理解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。爸爸是一个性情古怪、心地冷酷、表情严肃的人。母亲则是一个慈眉善目、温顺宽厚的人。

“爸爸用尖酸刻薄的话讽刺挖苦我，我的意见稍微不合他的意，他就骂我蠢，骂我笨。

“有一天，他宴请宾客。那时我已从学院<sup>①</sup>毕业，搞诗歌创作。我写的诗，诗句优美。我的爸爸对此很惊奇，拿我没办法，对我的诗也无可挑剔。

“一位女士说：‘我读过你的诗。’

“大家随声附和，异口同声地夸奖我，赞美我。我的爸爸在一旁用火辣辣的目光逼视着我。

---

① 指贝鲁特马龙教会的学院，纪伯伦在此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。

“一位男士要求我吟诵一首我创作的诗，我爸爸急忙抢先说：‘我想朋友们中没有人爱听你的胡编乱造，你还太稚嫩。’

“在大家的再三恳求下，我吟诵了一首我创作的诗，随后爸爸说：‘行了，行了，别咬文嚼字，瞎扯饶舌了。’

“爸爸一心想让我当律师，可母亲同意我自己选择职业。”

纪伯伦收住了话题，目视前方。他立即转而朗读托尔斯泰书籍中的片断，读得非常认真。我惊奇得喘不上气来，说真的，我还从来没听到过什么人像他这样读书呢。

我爱他，什么也不能把我们的两颗心分开。我决心继续发展我们的关系，我想到了结婚。这时眼泪禁不住流下来，当然这是兴奋、希望之泪。我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我的年龄，我很失落。纪伯伦的婚姻应该是他的生活的开端，他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做伴侣。毫不奇怪，不久的将来他这颗星就会闪闪发光。

他的伴侣不应该是我，而应是另一个女人——这是命里注定的——我决不能去占据这个位置，尽管我付出了很多。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，他前程似锦。

## 玛 丽 日 记

(1911年4月15日)

今天他一到我这儿，我就抢先说：“我有一句话。”我犹豫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我的心背叛了我的嘴，我的心谴责我的想法，但是，正确总是占上风。”

他说：“你心里折腾的、思考的是什​​么呀？”

我说：“你的一切都那么美好，而我什么都不好。我哭了，你